

超出了原本的难度设想。袁稷说,因为显微摄影要求一切都尽可能得小,器材需要缩小,布光需要缩小,所以最后整体的光影效果并不能像常规微距那样,可以有个直观的预期,而是需要自己的经验把握。常见的微距昆虫摄影需要非常高的专业水准,活体昆虫的拍摄更是相当之难,不仅需要构图,还要进行艺术创作。而显微拍摄方式更多在于还原拍摄物体的细节上,可以以5倍、10倍、20倍,甚至50倍来拍摄,拍摄周期也决定只能以固定标本的形式进行拍摄,同样作品也更多以教育和科研为主。

他笑言,虽然拍摄过程特别痛苦,但有一件趣事仍然令他记忆犹新。就在拍摄吉丁虫的过程中,他发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器官——“仿生”。原来在森林火灾发生前,大多数昆虫都感受到危险,纷纷逃离。只有喜火的松树黑吉丁虫例外,吉丁虫的胸部有两个微小“颊窝”,每个“颊窝”都有大约70个感应单元,吉丁虫靠探测长波红外线,能感知13英里外的林火。

它们能从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赶来,以便在刚烧焦的松树上产卵、孵化幼虫。正是因为超微距摄影,才让他发现了这个肉眼难以察觉的器官,从而上网查询获取了相关知识。这一小小的“插曲”也令他更加坚定,显微摄影在科普教育方面的应用前景很大。

摄影,是发现的过程

翻看袁稷的摄影作品,总会认为他已然是个学摄影多年的“老法师”了,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,他拿起相机拍摄其实还没满一年,更不是什么科班出身。

行政管理专业出身的他,打过追光灯,做过现场调试师,乃至当过剧团演出总监,设计过剧场。2016年5月1日,上海世博会博物馆正式开放,袁稷担任博物馆的场地管理和社会教育活动等工作。出于兴趣爱好和工作需要,一年前,他拿起了相机,对博物馆

